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四十九編

續俠隱記

義俠小說 第四冊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紓王
慶驥譯

名離

家

恨

小

說

天

五三分角

著者爲盧
騷之友森

彼得森氏

此書不爲

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宜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間至悲

至痛之事

曲爲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商務

印務

書

館

出

版

版

冷紅
生著

金

會

陵

小

說

秋

定價
四角

閩林琴南
先生以小

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

生者也先

生著作等

身惟小說

以譯述爲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社會通兩

軍戰爭則

慷慨激昂
綴才士美
人則風情
旖旎允爲
情文兼茂
之作

寄

售

處

商務

印務

書

館

丁未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丁未年十一月六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三日再版發行

(續 俠隱記 四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

著原者 法國大仲馬
人譯述者 君 上海棋盤街中市

發行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續俠隱記目錄

卷一

第一回	馬薩林	第二回	巡夜
第三回	盧時伏薦達特安	第四回	王后同主教
第五回	達特安同主教	第六回	四十歲之達特安
第七回	巴蘭舒遇救	第八回	半箇金錢之力
第九回	達特安遇阿拉密	第十回	德博理教士
第十一回	游說	第十二回	達特安訪頗圖斯
第十三回	頗圖斯有奢望	第十四回	摩吉堂
第十五回	阿托士父子	第十六回	波拉治堡
第十七回	阿托士的外交手段	第十八回	波孚公爵
第十九回	波孚在獄裏的行爲	第二十回	吉利模看守波孚公爵
第二十一回	拉勒米嘴饞	第二十二回	阿托士夜遇麗人
第二十三回	司克朗	第二十四回	別子贈劍
第二十五回	波孚越獄四十法之一		

卷二

- | | | | |
|-------|---------|-------|---------|
| 第二十六回 | 達特安告奮勇 | 第二十七回 | 追趕波平公爵 |
| 第二十八回 | 四俠相逢 | 第二十九回 | 聚會之預備 |
| 第三十回 | 折劍解圍 | 第三十一回 | 洛奧爾救人 |
| 第三十二回 | 樹林遇盜 | 第三十三回 | 兇惡和尚 |
| 第三十四回 | 冤家路窄 | 第三十五回 | 吉利樓開口 |
| 第三十六回 | 洛奧爾初見王爺 | 第三十七回 | 杯酒調停 |
| 第三十八回 | 查理第一來信 | 第三十九回 | 克林維勒之來信 |
| 第四十回 | 英后求馬薩林 | 第四十一回 | 吉士報捷 |
| 第四十二回 | 威脫會姪 | 第四十三回 | 慈父孝子 |
| 第四十四回 | 英后求救 | 第四十五回 | 可惜不殺 |
| 第四十六回 | 賀捷鬧事 | 第四十七回 | 花子頭目 |
| 第四十八回 | 布舍里之高樓 | 第四十九回 | 民變 |
| 第五十回 | 圍宮 | 第五十一回 | 報復之策 |
| 第五十二回 | 達特安見王后 | 第五十三回 | 主數出險 |

第五十四回 達特安保駕

卷三

第五十五回 賣草

第五十六回 阿托士的祕密信

第五十七回 蘇格蘭賣國王

第五十八回 報仇人

第五十九回 克林維勒

第六十回 四俠相遇於英國

第六十一回 達特安之暗號

第六十二回 樹林會議

第六十三回 祝壽

第六十四回 達特安用計

第六十五回 鬪牌

第六十六回 倫敦護駕

第六十七回 維明德

第六十八回 改裝通信

第六十九回 冒充木匠

第七十回 法場託孤

第七十一回 戴面具人

第七十二回 祕密房子

第七十三回 比劍

卷四

第七十四回 閃電

第七十五回 像酒

第七十六回 逃命

第七十七回 水上報仇

第七十八回 浮海

第七十九回 同歸巴黎

第八十回 見英王后報信

第八十一回 說降

第八十二回 查林登

第八十三回 救友

第八十四回 王后負義

第八十五回 法國眞王上

第八十六回 阿托士被捕

第八十七回 困獸

第八十八回 甘明則報信

第八十九回 頗圖斯有神力

第九十回 捉人替代

第九十一回 藏金窟

第九十二回 活捉馬薩林

第九十三回 主教簽約

第九十四回 達特安能辯

第九十五回 王后簽約

第九十六回 回鑾

第九十七回 劫駕

第九十八回 四俠分散

續俠隱記卷四

第七十五回 偷酒

再說那四位英雄。不到十分鐘。都睡着了。那三箇跟人。又飢又渴。却不容易睡。白來索同摩吉堂忙得拿板弄牀。房中間擺一張桌子。桌子上擺了一大壺皮酒。三箇酒醉。白來索說道。這條船擺來擺去。叫我好難受。同前趟渡海一樣。摩吉堂道。暈得這標難過。只有吃粗麪包皮酒。白來索把牀弄好。走到桌邊坐下。說道。摩吉堂。你不是帶了一瓶酒來麼。放在那裏。你沒丟了。摩吉堂道。不是的。柏里拿去了。他們蘇格蘭人。向來是渴的。這箇時候。吉利模跟達特安查船。纔進來。摩吉堂問他道。你也渴麼。吉利模道。我渴得同蘇格蘭人一樣。說完。坐在摩吉堂同白來索之間。拿出箇小本學來算帳。因爲他當帳房。白來索喊道。可憐。可憐。我肚裏很難過。摩吉堂道。既是這樣。你倒不如吃點東西。白來索指着麪包皮酒說道。你說這是吃得的東西麼。摩吉堂道。白來索。你要記得。我們法國也是吃麪包。國裏有許多人。連這箇還摸不着吃。

呢。白來索忙答道。我們法國人。却不吃皮酒。摩吉堂答道。是的。我們法國人。不喜歡吃皮酒。英國人却不喜歡吃葡萄酒。白來索向來是很恭維摩吉堂的。聽見這句話。却不甚以爲然。說道。摩吉堂。你說什麼。你說英國人不喜歡吃葡萄酒麼。摩吉堂道。他們最恨葡萄酒。白來索道。我看見過他們吃。摩吉堂道。他們吃葡萄酒當受罪。我有憑據。有一箇英國王爺。死在葡萄酒桶裏。是德博理教士說的。白來索道。我也想這樣一箇機會。吉利模說道。你可以有機會。白來索道。可以麼。吉利模一面算帳。一面說道。可以之至。白來索道。這話怎麼講。摩吉堂。這箇時候。雖是一聲不響。却是很留心聽他們兩箇人的話。吉利模還在那裏算帳。把帳結好了。指着隔壁艙。說道。奧波圖。白來索道。你說的是我看見的那些桶麼。吉利模又說道。奧波圖。白來索對摩吉堂說道。我聽說奧波圖是西班牙的最好葡萄酒。摩吉堂嘴裏作響。說道。是的。非常之好。我們男爵家裏酒庫。有這種酒。白來索問道。我們何不去問英國人買一瓶來吃。摩吉堂生性是好偷的。說道。買麼。你真是欠閱歷。大凡不必問。就可以弄到手。

的東西。何必要買。白來索道。鄰舍的東西。都不要貪。不問自取。是犯禁的。摩吉堂道。那裏有這箇話。白來索道。不是上帝的十戒。就是教堂裏說過的。我却記不清了。我只記得什麼地方說過的。不要貪鄰人之財。不要淫鄰人之妻。……摩吉堂正色說道。這是孩子氣。見直的是孩子氣。聖經上何嘗說過。英國人是我們的鄰舍。白來索道。聖經上的確是並未說過。我是記得的。摩吉堂道。我再說你真。是孩子氣。你若。是打過十年仗。同我與吉利模一樣。你就曉得。鄰舍同仇人的分別。我說英國人。是我們的仇敵。這些葡萄酒。是英國人的。我們是法國人。是可以拿的。俗語說的好。仇人的東西。是隨便可拿的。白來索被這一番議論駁倒了。一句也不能答。忽然想起一句話。擡起頭來。很得意的問道。據你看。我們主人的意思。同你一樣麼。摩吉堂冷笑說道。難道爵爺們都睡着了。我這箇時候。跑去吵醒他們。問道。爵爺在上。摩吉堂渴了。可以許他找點東西解渴麼。我渴不渴。同爵爺有什麼相干。白來索遲疑問道。倘若是很值錢的酒。似乎有點分別。摩吉堂道。白來索假使不是好酒。是黃金汁水。我

們主人要吃就吃。我們爵爺是箇大富人。很穀得上吃一噸好酒。一滴酒值一箇畢士度也吃得起。我們的主人既然可以吃。我們爲什麼就不可以吃呢。摩吉堂說完了。拿起那皮酒都倒了。大踏步走到那裝酒的艙。到了艙門。說道。什麼鎖了。英國人疑心太大。白來索也不高興。說道。鎖了麼。可恨極了。我現在肚裏極難過。摩吉堂極不高興。說道。可不是鎖了。白來索道。摩吉堂。我聽你說過。好幾年前。你同主人到某地方。你布網捉兔。在河裏釣魚。還拿索子獵酒。給主人吃。有這件事麼。摩吉堂道。有的。吉利模可以作證。但是那箇時候。酒庫有窗子。酒是裝在瓶裏的。現在沒得窗子。酒桶又重。沒得法子好想。白來索道。艙板是可以挪開的。酒桶是可以鑽通的。摩吉堂以爲白來索是笨極的人。忽然想出這箇絕妙的法子來。很佩服他。說道。這箇法子原是不錯。不過我們要兩樣器具。纔好動手。吉利模剛好把帳算清了。說道。有箇器具箱。摩吉堂道。可不是。爲什麼想不起來。原來吉利模不但是箇大總管。還是箇修理兵器的。故此身邊總帶一箇器具箱。摩吉堂先拿把鑽子出來。鑿子是用不着

的。因爲他身上帶了小刀。摩吉堂先找着一處有板縫的。就動起手來。白來索看得很有味。偶爾出箇主意。釘子如何取出。鑿子應該怎樣的用。不到一會。摩吉堂弄下了三塊板。只有一件爲難。摩吉堂同伊索寓言所說的那隻田雞不同。那田雞原是很小的東西。自己却誤以爲甚大。摩吉堂原是身子極粗壯的。雖然名字減短了。身體却一點並沒縮小。去了三塊板。還是不能進去。擠了好幾趟。也擠不進去。至少還要再去三塊板。只好再動手。一面動手。一面哼。吉利模在旁看他弄。看他擠不進去。走上前。說了一箇字。說道。我。吉利模說一箇字。比得人家做一首詩。是一樣的費力。摩吉堂回過頭來。問道。你說什麼。吉利模道。我可以鑽進去。摩吉堂看他比自己瘦小。說道。不錯。你可以進去。白來索道。他同達特安。已經看過一次。曉得什麼桶裏有酒。還是他去的好。摩吉堂道。其實我也可以勉強擠進去。白來索道。原是可以的。不過要耽擱時候。我現在渴得很。況且我肚裏很難過。摩吉堂遞過酒碗同鑽子。說道。吉利模。你去罷。吉利模說道。你們把酒碗先擦乾淨。對摩吉堂點點頭。就鑽進去。白

來索很高興。摩吉堂對白來索說道。回來你看。我們打過仗的人渴了。是很能吃酒的。吉利模在裏面說道。罩袍。摩吉堂道。曉得。白來索問道。他說什麼。摩吉堂道。他說要拿罩袍。把酒擋住。白來索道。這是爲什麼。摩吉堂道。你這箇獸子。倘若有人看見。怎麼樣呢。白來索肅然起敬的說道。慮得有理。不過恐怕他在裏頭看不見。摩吉堂道。吉利模白天黑夜。都能看見的。白來索道。這倒難得。我晚上沒得亮。是看不見的。一動就要碰倒。摩吉堂道。這都是你沒打過仗的緣故。倘若你有我們一半的閱歷。你連針都可以看得見。別響。我聽見有人來。說完。低聲吹哨。自己坐下來。叫白來索也坐下。忽然房門開了。兩箇人披了罩袍。走進來。一箇人說道。還沒睡覺麼。你們可曉得。現在已過十一點鐘了。這是不合船上規矩。我展限一刻鐘。你們趕快吹燈睡覺。說完了。兩箇人走到對面裝酒的艙。取出鑰匙。開了門。走進去。把門關了。白來索發抖說道。不好了。吉利模不得了。摩吉堂道。那裏的話。吉利模是箇老狐狸。兩箇人坐在那裏。一聲不響。留心靜聽。聽了十分鐘。聽不見有吉利模被捉的聲音。看見那

兩箇人開門出來。把門關了。又告訴他們趕快睡。說完走了。白來索道。這箇可疑得很。你看我們還是睡麼。摩吉堂道。不管他。我們還有五分鐘。他們原限我們一刻鐘的。白來索道。我們不如先去告訴主人罷。摩吉堂道。等吉利模出來。白來索道。他們許把他弄死了。摩吉堂道。他要喊的。我們並沒聽見什麼聲響。白來索道。倘若他永遠不出來。怎麼好呢。摩吉堂道。他來了。這箇時候。吉利模扯開罩袍。探出頭來。臉色全變了。兩眼睜得很大。手上拿了酒碗。碗裏裝滿了東西。走到燈下一照。看出是什麼東西。嚇得大喊一聲。摩吉堂嚇得往後一跳。白來索嚇得幾乎要暈倒。歇了一會。再往碗裏一看。原來是火藥。吉利模纔曉得船上裝的不是酒。是火藥。登時跑上船面。推開門。達特安立刻醒了。看見吉利模的臉色。曉得有禍事來了。正要開口問他。吉利模拿手指脣。一口氣先把燈吹滅了。達特安曲着手臂。支着頭。吉利模跪在他身邊。把身體都告訴他。當下阿托士阿拉密頗圖斯。三箇人還是睡得很熟。摩吉堂白來索在下艙。只是害怕。且說吉利模起初從洞裏鑽進去的時候。兩隻手慢慢的

摸不到一會子工夫。就摸着一箇酒桶。拿手敲敲。曉得是箇空桶。又去另找一箇。一敲。又是箇空。敲到第三箇。聲音很啞。曉得這箇不是空桶。拿手去找箇下鑽的地方。摸着一箇小塞子。吉利模想道。這可省事多了。把酒碗放下。拔開塞子。等了一會。曉得裝滿了。把塞子塞好。舉起碗來。先要嘗嘗。忽然聽見摩古堂低聲吹哨。曉得是有人巡查。趕快藏在兩桶之間。躲在一箇桶後。艙門開了。兩箇人披了罩袍進來。一箇人手上拿一盞玻璃燈。燈火是很小很暗的。外面還有白紙圍住。這箇就是葛洛士。那一箇人。手上拿一綑東西。很像白繩。頭上戴了一頂大帽子。半遮了臉。吉利模以爲他們也是進來取酒。坐在桶後等。以爲就是被他們捉住。也不算得犯了什麼大罪。兩箇人走到吉利模面前那箇桶。就站住了。拿燈的人問道。你把慢燒的火線。帶來了麼。那箇人答道。在這裏。吉利模不聽便罷。一聽見這箇人的聲音。認得他是誰。不由得不渾身打戰。慢慢在桶後擡頭一看。認得是毛唐。毛唐問道。火線燒多少時候。那箇答道。五分鐘。吉利模覺得這箇人的聲音。也是很熟的。偷偷的細看。認得是

葛洛士。毛唐說道。你先去叫水手們預備好。却不必告訴他們許多話。小船帶好了麼。葛洛士道。小船跟着大船走。同狗跟主人一樣。毛唐道。好極了。你去把水手聚齊。等到十二點一刻的時候。慢慢的走下小船。不要聲響。葛洛士道。我先燒火線麼。毛唐道。不必了。讓我管罷。我要報仇報得切實。你把槳放在小船了麼。葛洛士道。都預備好了。毛唐道。好極了。說完。毛唐跪下。把火線綁在塞子上。只要等時候到了。點火線。站起來看表。說道。你要記清楚。十二點一刻。你就下小船。你還有二十分鐘辦事。葛洛士道。我曉得。我還要告訴你一遍。點火線是件很危險的事。我勸你讓水手們辦罷。毛唐道。葛洛士。你記得一箇俗語麼。說的是。若要辦得好。除非自動手。我只好自動手。吉利模聽得很清楚。却是不全懂。但是看他們兩箇人的舉動。自然是曉得他們要幹什麼。他曉得這兩箇人。都是他主人的仇人。又看見毛唐弄那條火線。他又把手去摸碗裏的東西。曉得並不是酒。毛唐葛洛士兩箇人。走到艙門。停住腳。毛唐說道。他們睡得很熟。原來頗圖斯果然睡得很熟。他打呼的聲音。隔了一層艙。還

是聽得很響的。葛洛士道。這是上帝把他們送在我們手裏。毛唐道。我看他們這趟。怎樣逃。說完了。兩箇人上了船面。

第七十六回 逃命

再說。吉利模聽見鎖好了門。慢慢的走出來。一面擦額上的汗。一面說道。幸虧是白來索口渴。趕快從洞裏鑽出來。以爲做了一場惡夢。達特安聽吉利模說這些情形。聽得很有味。不等說完。就慢慢的起來。阿拉密睡在左邊。他推他的肩膀。低聲說道。你趕快起來。不要做聲。阿拉密醒來。達特安再說一遍。阿拉密站起來。達特安道。阿托士睡在你身邊。你把我的話告訴他。阿托士是最容易醒的。頗圖斯最難。他醒來。還問爲什麼把他吵醒了。達特安不去理他。伸手掩住他的嘴。達特安把他們抓到自己身邊。低聲說道。我的朋友。我們立刻就要離船。不然。是同歸於盡的了。阿托士道。又有事了麼。達特安道。你曉得船主是誰。阿托士道。不曉得。達特安道。就是葛洛士。三箇人聽了。打箇冷戰。阿拉密道。葛洛士麼。頗圖斯道。讓我想想看。葛洛士是誰。

我記不得他。達特安道。就是幾乎打死柏里的兄弟的那箇人。現在想法子害我們性命。你曉得他的大副是誰。阿托士道。他沒得太副。這種船上。沒得太副。只有四名水手。達特安道。也許是的。不過葛洛士不是箇平常船主。他却有一箇大副。叫做毛唐。三箇人聽了。幾乎要喊出來。阿托士道。我們怎麼辦呢。阿拉密道。我們把船奪過來。頗圖斯道。把他殺了。達特安道。這條船裝了火藥。我原先以爲是酒桶的。裝了火藥。倘若毛唐曉得我們看破他的毒計。他一定把我們轟了。老實說的話。無論上天堂。或是下地獄。我都不願意同他一路走。阿托士問道。你想出逃走的法子麼。達特安道。想出一箇。阿托士道。怎麼樣。達特安道。你相信我麼。三箇人齊聲答道。相信之至。達特安道。你們過來。達特安指着一箇小窗。剛好鑽得過一箇人。開了窗子。說道。只有這一條生路。阿拉密道。冷得很。達特安道。你願意在這裏也使得。不過再過幾分鐘。恐怕你又嫌太熱了。阿拉密道。我們不能覓水到岸上。達特安道。船尾帶了一條小船。跟着大船走。我們覓到小船上。割了纜。只有這箇法子。來罷。阿托士道。且等